

姐姐

□ 寒池

当写下这两个字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是复杂的。对于姐姐，我的印象只停留在十六岁之前。因为家贫，姐姐在十八岁时就随家里的亲戚外出打工。姐姐大我两岁，中间一直未归，以至身边的许多同事和朋友都不知道我还有一个姐姐，直到我二十七岁结婚的时候第一次回来。尽管对于姐姐的印象极浅，但却都是最好的、笑容纯真的年月！

我与姐姐都是同一所小学、同一所中学毕业，所以我一直都是被她照顾着，我的功课也是由她辅导。有什么好吃的，姐姐都会留给我，或者她只吃很少一部分，记得那时候上学都是自己带中饭的，一年里偶尔会有几次肉味，中午吃饭的时候她都会跑到我的班上把菜夹一些给我。冬天的时候，放学回家，她会从书包里掏出早上带来的山芋放在烤火的火盆里（那时候学校里没有空调，学生都是自带火桶去学校取暖），边走边烤，烤熟了就坐在路边吃，那时候都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总是觉得饿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我与姐姐都是形影不离。一起上山采茶，一起下河捉鱼，我们年幼时便都学会了插秧、耘田、割麦、砍柴、打猪草……一切我们能够为之的事情都会去做，以减轻家里的负担。记得有一年夏天，小竹笋正冒出的时候，一个周末，我与姐姐一起上山拔笋，因我看见高一点的石缝里有几根大一点的笋，便忍不住要往上爬，脚却没有站稳，侧身摔倒，头部擦在石头上，破了头皮流出了血。其实我自己并没有感觉有多痛，但姐姐却哭了，赶紧用一种叶子揉碎了贴在我头上，然后把拔到的笋挂在她的胸前，把我背在后面。那时的我不知为何生得有些胖重，我在她的背后看着她两鬓汗水未停过，能明显感觉到她纤细的腿在颤抖。到家后，母亲问了细节，还是埋怨姐姐没有把我照顾好。我看见她默默地走到墙角，应该是流下了眼泪，我知道她是在自责，并不是委屈。

姐姐长得小巧玲珑，五官精致，总是穿一件花格的旧衬衫，扎一条马尾辫，一双干净的

布鞋穿了很长时间，在我抽屉里仅存几张与姐姐合影的照片里，都是这样的装扮。一张小脸蛋总是红扑扑的，像是一直在我后面追着！那时候的光景，就是泥土和蝴蝶、老牛与绿草、深蓝的蓝天、高高的草垛……还有一个美丽瘦削的她站在我身后组成的一幅画！

与姐姐在一起的日子，在我读初三的时候终结，她随小叔小婶一起到温州打工。起初还有书信往来，让我要照顾好自己，好好学习将来考一个好的大学。家人定期也会收到姐姐寄回的汇款单。但离开的第一个春节未归，第二个，第三个……也没有了任何消息，体弱的母亲在每年的团圆夜都会多备一副碗筷，以慰藉心灵。

后来得知，在她出去的一年左右，有一次生病，被一个外地男子细心地照料着，产生了感情，并生下一个小孩，那一年她十九岁！家人怕姐姐年少被骗，在电话里苦口婆心地开导着，可姐姐心意已定没有半点后悔。联系上之后，我却很少主动打电话给她，别人问起我姐姐，我也很少回答，虽然一直担心着她的生活，她的处境，在电话里也是简短的几句便挂了，挂了之后，却又开始想念。

而今姐姐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她三十四岁未到，也还是花样的年纪，但在我结婚的那年首次回家，看到她与年龄极不相称的面容，我知道她过得很不好！家人虽然早已默认了她身边的男子，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，但心里都还是惋惜着。这之后，姐姐每隔一两年会回来一趟，但每次就呆几日便离开，她要赶着上班，一双手长满了老茧和褶皱。母亲每次都躲在树后抹着眼泪，是的，这么一个漂亮的闺女嫁出去了，没有一个像样的婚礼，没有亲朋的祝贺，没有嫁妆没有红红的囍字贴在窗上。

对于姐姐为什么在外十年的时间都不归，我未与她聊过，我想她不想言说，一定有她自己的道理，她自己选择的路就让她自己走下去。我只是希望在她远嫁的地方，她能够幸福，如春天般盛开的花朵，如儿时的模样，依然笑得很好看！

画地为棋

□ 谢汝平

从前农村生活比较贫困，业余文化生活没有现在丰富，人们闲暇时喜欢下下棋打打牌。所下的棋一般也并非象棋围棋，而是随手在地上画个棋盘，捡些石子树枝当作棋子，便可以就地厮杀起来。由于是就地取材，制作简单，还不受场地的限制，深受人们喜爱，成为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。那时下棋的人众多，村口场院、路边田头，都可以见到捉对厮杀的对弈者。

当然棋的玩法也很多，既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，在我们家乡常见的有“憋死猫”、“开方”、“五路夹担挑”、“炮打洋鬼”、“三喜鹤窝”、“抓小猪”等等。其中“憋死猫”最为简单，非常适合孩子们玩，是属于入门级的一种棋。棋盘就是一个“区”字，对弈双方各执两子，轮流走棋，既可走直线，也可走斜线，直到把对方别住不能动为胜，当然规则是第一步不准别住对方。由于此棋玩法简单易行，便成为年少的我们玩得最多的一种棋。

相比之下，“开方”就意思得多，变化也相对复杂。棋盘有点像围棋，其中横线纵线各六条，组成三十六个交叉点。对弈双方轮流下子在交叉点上，也可以移动自己的棋子，目的是形成以相邻四个交叉点组成的方形，这样就可以拿掉对方的一颗棋子，最终是以

棋子多者获胜。这种棋也有几个术语，从四方里移动出来一颗棋叫“开方”，反之移动一步形成四方叫做“上方”，其中最厉害的是形成相邻的两个方，移动一颗棋，既是“开方”也是“上方”，称之为“倒倒方”，就必胜无疑了。在博弈时，既要想法组成自己的方，也要阻止对手成方，既考验人的耐性，也考验智力，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棋类游戏，一般年纪大一点的人很喜欢玩。

“五路夹担挑”顾名思义，棋盘线纵横各五路，其中对角线也都连起来，可以走成斜线，走棋步数也没有限制，只是棋子不可拐弯。“夹”是两颗棋子夹住一颗，就可以把该子吃掉；“担”和“挑”是一个意思，就是移动棋子到对手两颗棋子中间，形成挑担子的形状，则可以吃掉对手这两颗棋子；更厉害的是可以“双挑”或者“连夹带挑”，都非常有杀伤力。双方棋子各十颗，排列在自己一方两条线上，博弈时可攻可守，最终棋子被吃光者输。

其他的几种玩法也各有奇妙之处，总之很受老百姓的喜欢。但是随着时代发展，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，这些属于下里巴人的小玩意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，现在已经很少见到对弈者，实在可惜！

犹记当年卖冰棍

□ 江初昕



记得在读初中那会，我看到隔壁的同伴骑着自行车驮着木头箱子卖冰棍，心中羡慕得很。那时，我刚学会骑自行车，因为个子不高的缘故，屁股还挨不到坐垫上，只能把脚伸进三角架里，侧身而骑。可能是学会没有多久，骑自行车的瘾非常大。我想卖冰棍既有自行车可以骑，又能挣钱。于是，缠着母亲也要去卖冰棍。母亲起初不答应，我哭闹几回，母亲终拗不过我的执着，找来了一只木箱，缝制了垫盖棉胎，我还用毛笔煞有其事地在木头箱子上写了“冰棍”二字，然后，用旧轮胎带把箱子绑在自行车的后架上，飞也似的骑到五里远的小镇上批发冰棍。

批发好冰棍，就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一路叫卖：“冰棍，卖冰棍啰——”那时，冰棍的种类也不多，最常见的是白糖冰棍了，其次是绿豆，最好的便是奶油的。乡下销得最多的便是普通的白糖冰棍，五分钱一根。至于奶油冰棍，一般人家是不舍得购买的。刚开始，由于缺乏经验，一天劳累下来，冰棍没有及时卖出融化了，结果是折了本钱，我在母亲面前没敢作声，悄悄向同伴讨教经验。同伴“嘿嘿”一乐，向我传授经验道：要在小孩多的地方大声叫卖，小孩看到了会缠着大人要的，大人是不舍得吃的；另外，到田间地头叫卖，东家一般请别人割稻插秧，看见有卖冰棍的，自然不能小气的，一买就是好几根呢！还有，卖到最后，部分雪糕开始融化了，要尽快廉价处理掉，所谓赚头不赚尾。听了同伴的一番经验之谈，我茅塞顿开，若有所思，想不到这里头还有这么多的生意经。第二天再批来冰棍，我依计而行，果然销得好快，一天两趟下来，居然能挣到了两三元钱，我乐得不行，第一次尝到了挣钱的艰辛和乐趣。

当然也有血本无归的时候。有时，刚批来满满一箱冰棍，刚卖上几支，就刮起了大风，一阵紧似一阵。夏季的天是小孩的脸，说变就变，一时间天空乌云密布，不多时下起了瓢泼大雨。刚刚还是酷热高温，一阵雨过后顿时凉爽多了。朴实节俭的农村人绝不会在这样的天气买冰棍吃的，我只能拿回家来与家人分享。

尽管头烈日、脚踏热浪的艰辛，也抵不过急急忙忙、火烧火燎的赶场叫卖。那一次，我在热浪滚滚的路上赶，结果，骑在自行车上，心口一阵犯堵，眼前一黑便倒在了路旁。良久，我听到母亲遥远而又急切的呼唤，我全身软软的努力想睁开双眼，却是那么艰难，那么无力。听说还是堂哥机智，抓了一把箱子里的冰棍朝我的额头上敷。我一激灵，竟微微睁开了眼睛。

“一毛钱三根！”我醒来头一句话这样喊道，引得大家哭笑不得。“不打紧哟，奶奶全要了。”奶奶在旁边拿住我的手不停地说话。母亲更是把我揽在怀里，“心肝崽呀”不停地摇晃着喃喃自语。

远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得知此事，狠狠地数落了母亲一顿，对我虽轻描淡写地批评一顿，但多有赞赏之意。尽管如此，母亲还是把那写有“冰棍”的木头箱子藏上了阁楼。“卖冰棍啰——”那悠长而充满童稚的叫卖声依然时常在我的脑海中回荡……

往事悠悠征稿啦

沧海桑田，岁月更替。总有一件事，让您至今难忘；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，一直有述说的冲动；或者，会有一件事，改变了您的命运……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，欢迎赐稿！版面有限，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。电子邮箱为：zyq_405@163.com有稿费的哟！另外，提醒一下，有作者投稿没写清楚详细地址，导致我们无法为您奉送稿酬。请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，邮箱同上。